中華郵政登記認為第二類新聞紙
湖南郵政管理局執照第九七五號

國民日報

湖南
（第七〇三五號）
今日一大張零售國幣四千元
發行人 丘良任
社址：長沙皇倉坪
電話：報社排號：一〇三二
湖南省府電機轉

美將修改遠東政策 建設日本抗禦蘇聯

國務院派顧問赴日研究情勢 華北及朝鮮現況將亦加研討

【本報南京廿七日專電】外長今在國務會議中，對本月七日遠東委員會通過的禁止日本軍事活動及處置日本軍事設備案，詳加報告。

麥帥對日太寵信

認民主化工作在日順利進行 軍國主義不可能在日本再起

美共和黨各領袖 呼籲軍事援華益熱切

主張以援希之撥款移作援華

傳魏道明將出任駐美大使

共匪的土地政策 是一顆定時炸彈

爆炸後就是共匪滅亡之日 被俘的一共匪黨委的批判

「空中商店」 昨飛抵上海

陳總長抵滬養痾

並可能赴台灣小作休息

地方自衛武力經費 由中央統籌撥發

國務會議昨正式通過

社論 加強華中剿匪力量

蘇北戰事仍激烈

淮陽南下國軍順利推進 寶應之圍即可解

漫川關一役

守土未盡責 一師長遭槍決

程潛競選副總統 京新聞界表擁護

主席接見東北耆老 對所建議備致嘉許

國代選舉糾紛 簽署代表獲勝利 提名代表將哭靈

全部名單本月底可公佈

瀋陽外圍戰較穩定 華北國軍出關增援

遼西錦州告急新民在巷戰中 營口亦被突入雙方發生混戰

聯大駐委會通過 南韓仍舉行總選
赴韓代表團表示決予執行

【中央社成功湖二十六日專電】聯合國大會駐會委員會……

捷總統將出亡國外
英美指責捷共黨竊奪政權 美將對捷停止出口與貸款

【中央社布拉格二十六日專電】……

貝奈斯已被監視

【中央社布拉格二十七日合衆電】……

歐洲十六國會議 英法政府建議召開
其餘十四國正考慮中

【中央社倫敦二十六日專電】……

遣送返國日人 遣送總隊在橫濱登陸

盧田均躊躇滿志 自信已獲總支持
他深盼社民黨參加內閣

馬歇爾籲請額外援希 要求貸給二億餘元

安理會中 印巴互相攻訐

國際花絮

蘇指控英美 煽動巴爾幹戰爭

請聽其自然
美援華問題廣播辯論之一
拉鐵摩爾

國泰



長沙各報聯合啓事

湖南省社會處奉令標賣福特卡車公告

遺失文件收據聲明

漢口阜華長爆莊股東……啓事

滬市物價狂漲不已 政府採緊急措施
大批警員捕拘操縱人犯

糧食漲勢稍戢
昨日機米漲上四萬元 真正機米做一八〇萬

洋紗昨日平穩 部份略有上漲

湘紗布南運 即日起停止

各縣聯合社 已次第成立

取締物品囤積居奇 經部訂定實施辦法

全國經委會 商討平抑物價

違法買賣銀元人犯 警局將送法院辦理

轉運業取締 准從優稅收印花稅

市場

長市行情

米 棉花 油 藥 紗 棉織類 西藥 燃料 香煙 雜貨

內政部登記證京警滬字第一二三四號 第二版

南嶺公司積極進行
開發湘南粵北大煤礦
粵漢路狗牙洞支綫即將修建
美商潘尼公司聞亦準備投資

「本報訊」粵北八字嶺煤礦與湘南狗牙洞煤礦，原由國營粵北煤礦公司開採。這兩個礦區相距十幾里，地跨湘粵兩省邊界，年來兩省為爭礦權，本省反對礦用粵北煤礦公司名義，自去年楊梅山兩省邊界劃清後，粵北煤礦公司乃於去年八月改名南嶺煤礦公司，仍包括八字嶺與狗牙洞兩側煤礦。兩礦儲煤量估計一千萬噸以上，為國際所注意的一個煤礦區，南嶺煤礦公司由資委會與湘粵兩省投資合辦。總經理為張伯顯。昨據有關方面消息：南嶺公司刻正積極着手開採該礦，為解決運輸上的困難，現在除趕修公路之外，並計劃加緊築漢粵路狗牙洞支綫，該綫全長三十公里，預算以一千五百億元完成。鋼軌等均已購備，惟機器材料，尚成問題。如果沒有特別障礙，短期內即可動工修築。並聞美商潘尼公司，亦準備投資。將來該支綫修成，該礦歷年來運輸上的困難，即可得到解決。

提高縣長職權
省府特訂定各縣市政府指揮田糧稅捐兩處範圍

長警備部編製確定
吳建樹充任稽查處處長

本市決加強自衛隊組織

鄂西匪竄潛江西南
我湘警一團獲重大戰果

蔣伏生昨招待記者
盼加強戡亂宣傳

首批日賠償工具機
經部決定價配辦法
漢工商輔導處奉令辦理

三一聯誼社定期召開大會

紀念植樹節

將舉行書展

軍車闖禍！

一區立委選舉揭曉

興修中的岳華公路

本報記者：李霞一

律師王醇古受任為本報常年法律顧問

事務所：下碧湘街

醫師受聘為本報中醫顧問

徐季成　張晉軒

診所：小瀛洲阿迦精舍　萬壽街久康藥局

交通部公路總局催飭各汽車運輸業申請註冊領照通告

第二區公路工程管理局為整理汽車運輸業一案通告

第二區公路工程管理局

文教版

修正大學課程
教部連日舉行會議
必修科減少選修科增加

新女校搶案
匪徒四名被捕

物理研究所遷京
將與國防部合作

甄拔世運選手
本省派代表赴武漢參加籃球田徑初選

長市民教館舉辦兒童義務教育

同學紛紛都到校
讀書漲價繳費難

省立一中

訪北洋大學

天津通訊

平時

學習生活

◀第六期▶

一期回顧

湖大　克正

在大學，我已掛上了肄業一期的招牌了，可是我得了些什麼？眞不敢估計，我覺得一切太空虛。

自從初中以來，這一期也許可算是最幸福的，感到忽然得到自由了，在中學裏被束縛了的身體，從舒服中解放出來，所以，都是在模糊糊的日子中打發過去！

許多不會抄襲的頂考試，本期終考，但成績也許不壞，照着筆記答，就對教授的恭維，我有什麼巧？分數也不有什麼太好，一本書沒有看完，我只是參考書讀一點，有的是精神，一學期的「口耳之學」，看筆記而不是自己去圖書館看參考書，多多充實自己，補救知識的貧血症，是自己必然的！

理想：大學有美好的物質設備；有充足的精神食糧；有崇高的學術空氣；有濃厚的學術思想：我並很早訂定了計劃：在大學，我要久坐圖書館，作書蠹，我要參加公益活動，養成我作人的能力。

但一期來的情形：天天有着「飢餓」的呼聲，天天寫在草紙上的標語，張貼在四處作沉痛的呼籲，不到物質享受；壯緊腰帶上課，書籍及職員的損失，前圖書與雜誌購買；教授不到充足的精神食糧；教授的薪俸太低，課表食之不暇，學術思想；師生都處在極端窮困的境遇中，學術空氣特別冷淡沉寂，綺麗的憧憬，全是海市蜃樓，空中樓閣而已。

而原先所訂的計劃，像白雪落在沸騰的水裏，熔解得找不到一絲踪跡；也像春曉的霧，消逝在太陽光裏。一期來，我仍是幼稚、空虛，患着智識的貧血症。（除夕寫於二舍）

語錄

蕭伯納

人生不是一隻短短的蠟燭，而是一隻由我們暫時拿着的火把，我要使它燃得異常光耀，才把它交給下代的人們！

控訴

超文

一、

「爹兒討媳婦，這是天經地義的事。」「叛逆的兒子，總會反對「長輩的話」，你應該尊重啊！」這一句句的話，像尖刀一樣的刺入堪的心坎的深處，我沉默着，沒有話說，因為那時候，我還是一個未成年的孩子，服從他們擺佈的羔羊，任由他們給一個生的封建的鐵索，拉近了少女。

我的不認識的離距，比我大四歲的人，便那樣匆忙的做了我的「伴侶」嗎？天啊！我要控訴。

二、

十年了！在這悠長的歲月裏，漸漸地在心坎滋長着苦的種子，血管裏充滿着「反抗」的血，時常追求着良心的支配，反悔過，那不和諧的對樂的生命，我要去爭，能要擺脫這弱的重壓，每次都打擊，將下來的日子，只好期待，我默默地忍着：「去實現吧！」脆弱的應付環境，不讓他強制的忍作嗎。」

三、

「不孝的子孫，由他到外面去飄蕩！」「何辦兒不到天倫的愛，會忍心破裂子的婚姻，為什麼「總人有如此」的婚姻呢，我的想能害救，深深地素出。

「現在是二十世紀，我們婚姻還是這樣，然而這種對自主的說話，曾經分析到有能力的人，在故的學說，三四了妻，發財，實在是沒有落伍的，家庭中不做官了，是說要鄉愿，他們的，何故要說：「老的一就是這，本家不可以事，自己封建的上人，并且的。」

四、

「八多有勢的人，在故鄉的組織宗族姓裏，被他們的壓迫，來說是：「我的姓是大的姓」，把其他的人都統制，就鄉的地方，明，人口增加的，都小姓的加以排擠，獨自的發展，一方面，了縷縷的消滅。

大小登科一起來，日子有了，你金屋藏嬌，「愛」的對象，你出嫁，也不必去後悔什麼，「離」千萬不外來，然而你提出來是「宗子孫」的異，世家的組織，反叛的代現象，這時代的人，不過是吧，覺得，不要嗎，別人以為罪！

雪天

學儉

十二月

寒冷封鎖了鄉村

小溪

沿着蜿蜒的山谷流來

推着冰塊

咳咳地打過石橋

背着鋤頭

於是，求生活的小孩子出來了

慢慢而來

是來發掘雪底下的冷酷麼？

洪邊

砍柴的刀聲響了

雪壓在柴上

吊在扁担下

驕傲的手

擦擦汗

走了

母親的哭聲從遠處傳來

大路上又走着一串「人造列車」

痛苦地踏着雪塊

後面的眼淚把雪蝕化了

雨天

意飛

雨，外面正落着，流着來不肯歇手的雨。「看窗外，運也發出一些寂寞的絮語。雞鳴」，我面着窗外，作人家勞叨的嘮叨了。

不怕假若在無血的野，將大聲的呼喊，失去了理智的樹木，至於那些鳥，人們，笑我是醒。我要喊出這樣的瘋子。我沒有生存的日子，我也還如此的清怕這些問題，它們會將我活活悶死。

雨天，我還是望着窗外，遠遠地望着那一個雨，趕走前面的熱情。我只望着可憐的一個新的活力。然而發抒，今年雨落的了一天，街子上有生命的細密呼喚，纏不停，我外面雨纏不到一絲的網，然而我的寂寞了，想望着，想起了那已經消失的美麗的日子。

於是我想，那是故鄉，我們用火熱的心波，和我的故事，家鄉過去的日子，那是記憶也浮起了心一織過光，故鄉的一青年，在下，是雨過大青的日子吧！嘻笑在玫瑰，一般香的話，訴說過火一般熱，甜！

熱的面頰，逐漸的燃燒起了我的土地，潤濕了我們，火熱的情，多，卻不了內心的人的眞情。這是一個尾巴的，燃燒着人的寒冷，然而，涼意。火燒着的身，毫不感到一點兒。

如今，叫我怎麼不惦記那有彩色的日子，那混了！我心田裏情苗滋長的雨，和那欲的希望呢？

麥了。雨呵！只是一個嘻笑皆非快要殘落的想。

又讓它們知！你滋潤了多少年青人的情流，是我大地呵！你漲的春水，泛濫！而我們的搖籃呢？你作過故鄉、奔騰、又何曾不可！當月卻是搖床，搖籃邊的母親

呆！快殘落的麥！願你死而復活的開出花

海風

少梨

海風，吹綠了萬物的原野，與無邊人間的生機，吹過了天涯，吹散了為的冷暖，

海風，挑起了溫柔，輕撫着的手邊，追逐無着的琴聲，和遠處的悲愁之夢，

無風，掀起洶湧的巨浪，撞毀了枯朽的殘骸，但摧殘了孤的舟，卻永在平安中航行，

海風，吹呀，吹！莫停留。吹呀，吹！莫停留。

於江濱。

我依然像過去一樣，涵養不深，世故不深，不夠高超；親睹着大學生的格步，擺搖胸前，小，因我覺得大學生太渺小，太平凡，許多真才實學的大學生，困在家裏，流落街頭，英雄無用武之地。但我的氣質仍

然很小，時常和同學得而紅耳赤，甚至於而結仇。

朋友時常問我：「你結了婚的人家嗎？」我現在像個答「是，一點兒也不像」：的，你是天眞了！本來，於人是一天少不了孩子的。但有知道天生他們，就是性的，但我明白，地不是他們幼稚，答也是天眞，而刺，稚。

我寄在中學裏的大學有一篇，我對於這談一篇綺麗的

人生篇

琳鄭

你獨自漫步於潺潺，無端的煩悶纏亂了你底心的時候，切不要讓過去窺入你的心田去啊！因為只有那些失掉了生命上的春天的老弱人，感到了死的悲哀，才去回憶他美麗的青年。

愛是甜蜜的，當她吻着你嘴唇，心倚着心的時候；但一旦她在心底後面撲去了你的愛戀時，愛是辛酸的。

我說：去愛你所尊敬的，去愛你所了解的！但卻不可忘卻了現實，讓自己陷在愛的氛圍裏，迷住了心；前途的路也許是黑暗的，艱苦的，——自己的路是要自己去走的呀？

「我為什麼要走這條路？我是不是只為了自己而忘記了那些比我自己還需要得救的人？」在未有勤步以先你不得不仔細想想。在途中，黑浪擊碎了你一顆純潔的心你戀豈嗎？你哭嗎？眼淚是換不到成功的啊？！既已舉起了你的腳跨下去吧！不要顧慮你的腳下，這樣你會被看不見的絆石碰倒的。（於民國大學）

語吟

影雲

黃昏的天候，是慈愛的，太陽，誓死於白夜裏的日的光輝，

當黎明的曙光來的明日，我為未來的預祝……

白天，站在宇宙活力的一邊，默想着自然的偉大，於是，感到自己渺小了也改作在體山

讀者·作者·編者

編者先生：

讀了「學習生活」上的「一期回顧」作者先生的接連兩封，我有作一個學生這個朋友，都能和他們的接觸了，作者先生想下，很誠熱切的祝福，幸福，希望我這次以後能下去，學友的高，在學生的熱中，一個位置中年作學生，我以為對大學的趣。我的希望與看法中學...

近來寫的作詩歌，我總覺得我是個出身農村的兒子，常常受到近代的都市，但寫的，自然，也與人鄉遠，我曾經至都市之間一切，我的心永遠是寺院轉三翻。

並不是我會讀詩！曾有「我今天，一首歌了一首寄來，這知「這是有用，」寄在高專稿，能到此，敬頌

撰安

學儉

二月二十一日

編者先生：

讀了克正先生「一期回顧」的文章，這是能表達的大學生的心境，我覺得此文已經體會了一個很大的大學的生活，想起大學內部的情形和我們的朋友的心情，不得不寫這一篇文章的，這能一個人發的「讀者，作者，編者」裏面的各節，都要是學生們生活的寫照，凡屬大學生，都應該讀讀。

友情交流的地方，使我深深地感到，時時好久不曾一寫，因為這個學習的園地，就想以我的一點「讀者」的身分來，指導，先生在此的文章，作者去年秋天的先生，所以認識的了，也很新年時寫過稿，和學生的交流，能和作者先生，也是算是就一貫的友情的交流。

敬祝

撰安

一讀者謹上

二月十二日

讀了一這一期的「學習生活」，摘錄三封讀者的來信中的一封，每一封都包含了讀者對本刊的熱情，以及一個青年人的奮發向上。

劉克正先生的「一期回顧」，他寫出了一個大學生在這動盪的時代，空虛的心境，知道的慈悲苦悶的，可說是一個極大的青年，不在代的青年作為的熱血，在動中有熱的，我們實在希望先生在下一期的中求知識中，寄心靈的營養，貧血中求學，學儉先生作了一首...

劉「學習生活」介紹，他說是一個鄉村農民的兒子，喜歡鄉村，我們從他的作品中可以體會自然的「寫天」中也就見得他對生活的，他願意向各位作者們多做朋友，多通信，希望互相切磋。

又超文先生的「控訴」，是對舊的婚姻制度的一個憎恨的表白，作為二十世紀的中國青年，當然他這種事仍然在鄉村都有。最後，希望各位多從生活中找題材，多寄一些生動的寫實的作品。（編者）

